



春日访梅(踏莎行)

安徽合肥 王家富

湖畔蒙蒙，
园中倩倩。
踏风枝鸟双双恋。
冬水水里自悠闲，
阴霾笼罩何时散。

依梦寻芳，
得光照眼。
游人一笑今犹见。
烂漫放意好精神，
香飘四野多幽远。

情怀

安徽合肥 李云斌

王爷是他的网名，本名王志鹏，桐城人，唱着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长大，现在是小区里名人，老老少少见面都喜欢喊他王爷。王爷有自己的装潢设计公司，人缘好，讲信誉，获得众多客户信任，留下许多回头客，业务遍及省城大街小巷，生意红红火火。王爷是生意人，也是公益事业的热心人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不能一门心思钻在钱眼里，做人要有公德，要有服务社会的意识，心中整天装着小我的人没有大的格局，眼光短浅，不会有多少出息。

小区居住近千户人家，没有业主委员会，难免有业主对小区管理有自己的想法和意见，不可能经常都去找物业反映，大家喜欢在群里聊，王爷是群主，只要闻讯，觉得合理，他就会积极主动出面与街道、社居委和物业公司沟通，帮助出谋划策提出整改意见，调解业主和物业之间的矛盾，有时不厌其烦地反复多次，尽量协调缩小双方之间的差距。小区里举办有关节日庆祝活动，他积极参加策划并赞助。不为名不为利，只想为大家营造一个安宁和谐的居家环境，赢得众业主的赞誉和尊敬。

遇小区业主家有水电设施出现问题，或者墙壁天花板等出现小瑕疵，只要有人在群里吱一声，他会积极主动援手，自带工具和小的零部件上门，能解决的现场免费解决，不能解决的也会帮助提出合理化建议，热心总是让人感激不尽。他说：“同住一个小区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小修小补只需举手之劳，不足挂齿。”对他来说是一桩小事，对别人却是解了燃眉之急。

近些年，市场上曾一度口罩供应紧张，王爷故里恰好有口罩生产厂家，他不厌其烦地出面联系，多次出资购买大批口罩，在小区中心广场免费发放，方便大家出行。小区保安三年来用的口罩也都是他免费赠送的。小区门口有检测核酸网点，他经常在群里提醒大家及时去做并告知注意事项，有时帮忙维持秩序。去年11月份，小区五号楼因有密接者需全体业主居家隔离，他正好住在本栋楼，利用微信群劝告大家稍安勿躁，积极配合上门核酸检测，相信政府会为大家提供生活方便。每天早晨，志愿者还没到岗，他就为当天的封控做好准备工作，全楼人员终于平安地度过封控期。

在省城安家，仍心系故里，不忘回报乡梓，每年都择时带着大量的礼品去慰问敬老院中老人。有一条乡亲们出行的主路是土路，雨雪天气格外难走，他先出资赞助修成石子路，后又再出资改修成水泥路面。王爷是位普通人，没有豪言壮语，没有惊世骇俗的壮举，靠勤劳双手打拼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，拥有乐于助人的情怀。

用心才能看到的结香花

安徽涇阳 王秋芝

忙了一上午，走出室外透透气。“哎！那个花叫什么花？”扭头看去，同事在不远处，指着花园某一处，向我发问。“结香花。”根据她站的位置，我随口答道。“你都没有看，怎么就说出名字了？”她半信半疑，语气加重：“就是那个枝头上黄色的，耷拉着头，像个小扇子，一簇一簇的花，叫什么名字？”我笑了：“相信我，你问的绝对就是结香花。上前闻闻看，香不香？”说着，我快步走上前看，没错，就是结香花。“小心，这花香味十足，小心别醉了。”

同事不搭话，低着头，一直在闻花香。“以前咋没发现，这里啥时候有这么香的花。”闻了好一会儿，同事直起腰很陶醉的样子。“几年前就有了，只是你们没发现罢了，它就是不起眼的结香花。”是的，结香花真的不起眼，在跟它相识以前，我都不记得忽略了它有多久。

一条每天都会经过的路上，匆忙走过，匆忙看一下；早春刚至，气温寒冷，百草枯萎依旧，一切都跟往日一样，没有什么不同。鞋带松了，弯腰系好，直起腰时，四处随意看了一眼。一簇黄绒绒金色，映入眼帘。思维习惯是枯叶，下意识中，又感觉是错觉。心中闪过一丝疑问，这是什么呢？细看，早春刚至，万物枯萎，寒意料峭，零星的绿芽刚刚冒出尖，不易被人察觉。一棵小矮树，几枝树杈，在树根下向四外散开，树片沉浸在冬季的褐色斑驳中。从冬入春，这般习惯的常景，根本不会引起我的注视。

只是每个枝头似垂吊着一簇黄色，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外表毛绒绒的白，花心金灿灿明亮亮。多个花瓣组成了一簇簇花朵，垂在枝头，像害羞的少女。一缕暗香飘至，很浓很浓，扑鼻而来。弯下腰，凑近花心闻一下，啊！香，真香，沁入心房。五脏六腑，仿佛被花香填满。那一刻，我知道了，花香，真的能醉人。上网查到花名叫结香花，又叫打结花、三叉木、落叶灌木。高2米左右，花朵鹅黄色，40至50朵聚成头状花序，馥郁芬芳。它还有另一个名字，叫梦树。

结香花枝柔软，手指触摸，能感觉到它的无骨，像没有脊梁的鳝鱼，浑身没有坚固之处，很容易打成结。因此它的花语叫喜结连理。

树皮柔韧度很高，是制作人民币的主要原材料。哦，原来我们经常能接触到。

上天给了人类喜、怒、忧、思、悲、恐、惊七种情感，又赋予了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个可以简单，也能奢求的欲望。虽说各人追求不同，但没有人想哭着过一辈子，都是想着过美好幸福的生活。确定了方向，日子就有了盼头。就像知道这结香花，每年都会开，开花的时候，也许不会去看，但还是因为心里有了盼头，路过时，带着敬畏心，抬头看看，看着它发芽、长叶，盼着它开花。仔细观察，能体会到花随人意。怕你等着急，每年八九月里，就会在枝头孕育花蕾，初始为叶片包裹，毛绒绒围起花的模样，绿蕊错落有致，由浅至深，由松至紧，抱在一起。仿佛下一秒，花蕊就会舒展开放。有这种错觉的，不只是我，也有蜜蜂，经常围绕枝头飞舞，就怕错过花期。寒冬时节，枝头上一个又一个绿色的花苞，像小灯笼一样，悬挂在寒风中，随着北风，轻轻摇摆。大概是为了抵御严寒，一层白色的毛绒，紧紧地包着花苞，将绿色掩盖，稍不注意，就会把它与白雪混在一起。

与周围环境融合，永远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，只要停下脚步，用心仔细看看，就能看到结香花，与众不同，就能闻到一缕馥郁芬芳，弥漫心底的花香。

戏说吾名

江西万年 朱小毛

每个人都有姓名，譬如张三李四王五赵六。简单的二三字，对应的是一个鲜活的生命，一个个真实的个体，一个个独特的自我。泱泱华夏，浩浩中华，姓是祖赐，赓续血脉，传承先人，绵延后世。名是出生长辈或爹娘取的。吾国古人的名字来得较为繁琐，有姓有名，有字有号，亦有别称，更有甚者，死后依据生前行迹，不乏追赠的谥号。这里暂且不表。

我们国家，据初步统计，同名最多的一个就达750万之众。真让人不可思议，幸好散落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各个角落。如若聚集在一块，真正一呼百万，应者云集，何其壮观，实乃天下之一大奇迹也。

我打小生在农村长在在农村。我的小名为“小毛”，平平淡淡，不惹人注目，甚至有那么点低到尘埃里去的意味。村里和我一样叫“毛”的人可多了，有大毛、细毛、春毛、毛伢等，一口气数下来，竟有十多个。大概以它微小、但却无处不在、生存力强之缘故吧。当然我也有正名，即书名或学名，可到底叫什么，一改多年，我早已干净、彻底、全面地忘记之。我也从来没问过家人。看来，那两字跟我无缘。记得刚进孔夫子门的那会儿，每个练习簿上都注有“姓名”一栏，提醒它的拥有者，要写上尊姓大名。这可难煞了我羞煞了我也。由于笔画繁多、难于记忆，天资愚钝的我，根本写不来。每天我哭丧着脸，咬着铅笔头，竟无从下手。这严重削减了我刚入学的积极性。怎么办？活人还能让尿憋死！向来开明的父亲发话了，既然写不来本名，那就写小名吧！这还差不多。尤其“小毛”两字就简单方便多了，总共不过七画，易于书写，操作快捷。从此，我的叫名便和书名恢复统一合二为一了。

读小学四年级，一次上数学课，任课老师点名叫我回答问题，听她口音是外地人，不知是说得太快，抑或普通话不标准，居然把“小毛”念成了“小miao”，引得全班同学忍不住偷偷发笑。我岂不变成了会喵喵叫的动物了，老师竟然没发现自己的发音跑到邻县或邻

省去了，真是怪事！我的脸却红到了耳根上。

直到师范毕业，同学互写留言赠别。其中有一学友善于从平凡中挖掘它的伟大，从灰暗中探寻它的光明。她振振有词地说：“你的名字集当代三大伟人之成，希望你以后干出惊天动地之伟业。”一番话说得我热血沸腾，脑洞大开。想不到，我的名字还有一层如此深刻含义和宏大意蕴。人嘴两张皮，咋说咋有理。像她这样独具慧眼的人，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斯世当以同怀视之。大先生这样告诉我们。

可至今，我还为辜负学友的期望而羞愧难当。

走向社会的若干年，不乏有人拿这个名字给我开玩笑，我都不以为然一笑了之。无所谓，我无所谓。我想名字嘛，仅仅是一个名字而已，能说明什么呢？古代的孔丘、老聃、韩非子等，他们哪个是靠名字吃饭的？姓名其谁无关紧要无关主旨，他们的鼎鼎大名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泽被后人，才光耀千秋彪炳史册的。哪有几个像女皇则天的，为了取个天大的名字，硬生生地造出个“上明下空”的“墨”字，字典里不好找，笔画也多，倘非搞文史的专业人士，有几位认得？

我也曾动过改名换字的想法，譬如刚、强、勇、毅之类的字眼，取得质地铿锵一点、音色喊得高亮一点、更具男人雄性味一点，但终究没有实施。户口簿、身份证上仍然是不折不扣的、简单透彻的、顶天立地的“朱小毛”三字。古语云：“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”，英雄不问出处。名字，充其量，不过是一种文字符号而已。这辈子，是不愿改名了。且听之任之。各位看官，意下如何？